

## 为什么正统达尔文主义要求无神论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现代新达尔文主义与正统基督教圣经之间不存在冲突。然而，我们回顾了许多当今最杰出生物学家的结论以及一项针对顶尖生物学家的一个重要研究，发现他们的结论强烈反对这种“不存在冲突”的假设。

**关键词：**达尔文主义、多佛法庭案、无神论、达尔文主义对无神论的影响、世界观的冲突。

### 介绍

美国地区法官琼斯在 2005 年宾夕法尼亚州多佛市“智能设计论”法庭判决中裁定，现代新达尔文主义与有神论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法官裁定：

*被告（多佛地区学校董事会）和许多智能设计论的主要支持者都基于一个完全错误的根本假设。他们的预设是，进化论与对至高无上存在的信仰以及宗教本身是相悖的。在本案审判中，原告的科学专家多次作证，指出进化论是严谨的科学，已被科学界广泛接受，并且它既不与神圣造物主的存在相冲突，也不否认其存在 (Kitzmiller et al. 2005, p. 136)。*

许多（即便不是大多数）杰出的生物学家公开反对琼斯法官的观点，并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了他们的反对

意见。例如，芝加哥大学生物学教授杰里·科因写道，科学过去曾多次重创人类的有神论世界观，其中最严重的打击是……

*1859 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用 545 页论证严密的散文，彻底推翻了那种令人欣慰的观点，即我们是所有物种中独一无二的——上帝创造的最高对象，也是唯一一种早期苦难可以换取舒适来世的生物……像所有物种一样，我们是纯粹自然和物质过程的结果（Coyne 2009，第 34 页）。*

科因指出，在多佛案中作证的神学家约翰·霍特关于进化论与有神论和谐的观点已被大多数科学家彻底驳斥。具体而言，霍特的观点是，尽管生命可能已经进化，但……

*整个过程实际上是由上帝精心策划的，祂的最终目标是进化出一个物种——我们这个物种——能够理解并因此敬畏祂的创造者。这种进步主义的、以目的为导向的进化论观点，虽然被大多数科学家所否定，却被霍特和其他神学家所接受（Coyne 2009，第 34 页）。*

与同样在多佛审判中作证称达尔文主义和基督教完全兼容的霍特不同，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上世纪最杰

出的进化生物学家之一斯蒂芬·杰伊·古尔德驳斥了“我们进化的概率低表明我们起源有神圣意图”的观点（古尔德，1991年，第15页）。古尔德指出，进化论者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是“在地球年最后一微秒才姗姗来迟的可怜虫”（古尔德，1991年，第18页）。古尔德还写道，没有

*科学革命对我们以往的舒适和确定性带来的冲击程度，可以与达尔文的发现相媲美……进化论用一种冷酷的自然主义解释取代了我们以前坚信的仁慈的神直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让我们统治整个地球和所有其他生物的信念（Gould 2001，第 xi 页）。*

古尔德总结道，人类是“进化过程中一个微小而偶然的分支……是哺乳动物进化过程中一个奇特的产物，拥有一个被称为人脑的进化发明”（Gould 1991, p. 13）。古尔德在其他地方也明确指出，达尔文主义要求无神论，并补充说：

*尽管生物体可能设计精良，生态系统也可能和谐，但这些更广泛的生命特征仅仅是个体生物体为实现自身繁殖成功而进行的无意识斗争的结果，而不是任何自然原则为了这些“更高”的利益而公开运作的直接结果……通过接受达尔文式的“冷水浴”，直面事实，我们最终*

可以放弃千百年来最大的错误希望——即事实自然可以通过验证我们固有的优越性，或者通过证明进化存在是为了将我们创造为生命目的的巅峰，来规定我们生命的意义（Gould 2001，第 xiii 页）。

堪萨斯州立大学生物学教授斯科特·托德写道，达尔文主义和有神论的世界观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而琼斯法官却裁定这两种世界观“绝不冲突”。他指出，

创造论者的信仰与进化论的支持者所接受的信仰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生命的起源是由随机性驱动还是由一位智慧的创造者驱动的问题（Todd 1999，第 423 页）。

由智慧创造者精心设计的作品与随机性产生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两极，是被一道鸿沟隔开的二元对立的两端。事实是……

进化论削弱了证明上帝存在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论证之一：设计论证。至少从托马斯·阿奎那那时代起，有神论者就认为，生物体中发现的精妙设计是设计者（即上帝）存在的证据……休谟和其他任何人都未能提出更好的解释，因此设计论证仍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达尔文改变了这一切。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对物

*种起源提供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一种  
无需设计者即可解释设计的理论*

*(Stewart-Williams 2004, p. 19)。*

奈杰尔·威廉姆斯教授的措辞更加直白，他写道，达尔文“摧毁了十九世纪证明神存在的最有力证据”

(Williams 2008, p. R579)。弗朗西斯科·阿亚拉教授详细解释了达尔文主义为何排除了有神论，即它否定了存在一位智慧造物主的必要性，因为“达尔文对科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开创性地证明了自然法则可以创造一切真实存在的事物，因此不再需要一位智慧造物主，因为“生物体现在可以被解释为……自然过程的结果，而无需诉诸一位智慧设计者” (Ayala 2007, p. 8567)。

达尔文革命导致人们对人类本质和人类制度进行了重大反思。牛津大学科学史教授 IB·科恩总结道：

*达尔文革命或许是科学史上最重大的革命，因为它对许多不同的思想和信仰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革命的结果是对世界、人类以及人类制度的本质进行了系统的反思……这一事件，即在正式的科学出版物中发表的革命宣言，在科学史上似乎是独一无二的 (Cohen 1985, 第 285、299 页)。*

达尔文时代的科学家们意识到这场革命即将到来。植物学家兼颅相学家休伊特·C·沃森于1859年11月21日致信达尔文，称他为“本世纪乃至所有世纪自然史领域最伟大的革命者”，并补充道，25年前，他和达尔文是极少数对神创论持怀疑态度的人（沃森，1991年，第385页）。恩斯特·迈尔总结道，达尔文“对人类思想的冲击比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复兴以来的任何其他科学进步都要大”（迈尔，1976年，第291页）。

## 历史上最重大的革命

在许多达尔文主义者（即便不是大多数）看来，达尔文革命导致人们不再需要造物主来完成这项任务，而是用盲目、无知且不道德的自然法则取而代之。这是因为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解释了生物体的“设计”及其奇妙的多样性，认为这是自然过程的结果，是自发产生的变异（突变）逐渐积累，并由自然选择筛选出来的。（Ayala 2007, 第8567页）*

阿亚拉总结道，并指出：

*突变和选择共同驱动了奇妙的进化过程，从微生物开始，最终演化出兰花、鸟类和人类。进化论阐述了偶然性和必然性、随机性和决定论……这是达尔文的根本发现，即存在一个创*

*造性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并非有意识的  
(Ayala 2007, 第 8568 页)。*

事实上，达尔文主义中根本没有提及或需要上帝，甚至没有提及一位智慧的创造者，这是一个事实。

*这提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如果不需要上帝来解释自然界的设计（这通常被认为是设计者存在的最佳证据），那么上帝可能根本不存在 (Stewart-Williams 2008, 第 19 页)。*

达尔文本人也知道，他的进化论不仅支持无神论，而且无神论正是他理论的必然结果。尽管达尔文本人

*他虽然不鼓励反对宗教的激进论点，因为这些论点据称对公众影响甚微，但他仍然间接地支持他们利用他的理论来传播无神论 (Caton 2008, 第 3 页)。*

例如，1880 年达尔文写信给无神论者爱德华·艾维林说：“在我看来（无论对错），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的论证几乎不会对公众产生任何影响。”达尔文补充说，与其直接反对基督教，不如尝试让人们皈依无神论。

*宗教的进步最好是通过人类思想的逐步启迪来实现的，而这又源于科学的进步（即进化）。*

因此，我一直致力于避免撰写有关宗教的文章（为了出版，也正因如此），而将自己局限于科学领域（*Aveling 1883*, 第 4-5 页）。

达尔文曾说过，他在思想上与无神论者站在一起，尽管他更愿意称自己为不可知论者而非无神论者（*Aveling 1883*, p. 5）。然而，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正如对理查德·道金斯著作《上帝的错觉》的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道金斯和其他无神论者通常完全忽视了他们自身信念中基于信仰的本质：

正如道金斯所承认的，物理学家也已证明，有意识、有理性的生命体的存在是一个极其不可能的结果。坚持认为我们最终仅仅是物理定律运作的产物，实际上是在回避这些定律的本质和起源的问题。因此，说没有上帝存在的证据仅仅是一种解释，在一种语境下是合理的，但在另一种语境下则毫无意义。我们所到之处，都存在着……某种惊人的可理解性的证据（*Appleyard 2007*, 第 47 页）。

芝加哥大学教授杰里·科因写道，存在

宗教科学家和达尔文主义的教徒。但这并不意味着信仰和科学是相容的，除非在一种肤浅的意义上，即一个人的思想可以同时接受这两种

态度。（这就像说婚姻和婚外情是相容的，因为有些已婚人士有婚外情。）（*Coyne 2009*，第 33 页）

康奈尔大学教授威廉·普罗文写道：

现代科学的推论令许多自诩高度理性的科学家们感到不安。一些人，以及许多自由派神学家，认为上帝在宇宙之初就创造了宇宙，或者通过自然法则运作。这种试图鱼与熊掌兼得的荒谬做法，实际上就是自然神论。这等同于声称，如果宗教实际上与无神论没有区别，那么科学和宗教就兼容。如果有人说什么科学和宗教兼容，那么我就可以指出这个人要么是（1）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要么是（2）相信一些已被证明不科学的东西，要么是（3）断言存在一些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实体或过程（*Provine 1988*，第 10 页）。

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科学与宗教在历史上屡次发生冲突，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在于，二者对许多相同的现象提供了相互竞争的解释”（*Preston and Epley 2009*，p. 238）。该研究通过科学研究发现，提高一方的价值观会降低另一方的价值观，因为“这两种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对立的，对其中一方的信仰必然会削弱对另一方的信仰。”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正如我们不可能相信一个命题可以同时为真又为假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在逻辑上同时相信两种相互矛盾的生命起源解释。要么是上帝创造了生命，即神创论；要么是纯粹的自然力量创造了生命，即自然进化论。这种世界观的含义显而易见。诺贝尔奖得主史蒂文·温伯格教授在一篇基于他于 2008 年 6 月 3 日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斐陶斐荣誉学会演讲的文章中写道：

*科学的世界观令人不寒而栗。我们不仅在自然界中找不到任何人生的意义，找不到任何道德原则的客观基础，也找不到我们认为的道德法则与自然法则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最珍视的情感，我们对妻子、丈夫和孩子的爱，都是由我们大脑中的化学过程产生的，而这些化学过程是数百万年来自然选择作用于偶然突变的结果。然而，我们绝不能陷入虚无主义，也不能压抑自己的情感。我们最好的时候，也只能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徘徊。没有上帝的生活并不容易。但正是这种艰难带来了另一种慰藉——坦然面对自己的处境，不绝望，不抱希望，带着幽默，却没有上帝，这其中蕴含着某种荣耀，或者说是一种苦涩的满足 (Weinberg 2008, p. 1)。*

这种科学观点很普遍。

对著名进化论者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人同意上述科学家的观点。例如，格雷格·格拉芬在康奈尔大学威廉·普罗文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进化生物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顶尖进化生物学家的宗教信仰。他调查的样本包括 271 位科学家，其中近 56% 的人完成了全部问卷（151 人）。格拉芬发现，由于接受了达尔文的世界观，近 98.7% 的受访者拒绝了传统的有神论世界观，转而成为功能性无神论者。他将有神论定义为对一位具有创造能力的上帝的信仰，正如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所教导的那样。他还补充说，最近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律师写信给他，询问……

*“是否存在一个在理智上诚实的基督教进化论立场？……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脑子留在教堂门口？”答案是，你确实应该把脑子留在教堂门口（Provine 1988，第 10 页）。*

超过 84% 的回复问卷的科学家拒绝所有有神论宗教，大多数人认为进化论可以取代有神论。在这群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中，几乎没有人尝试将达尔文主义和有神论这两种流行的世界观结合起来，而琼斯法官曾裁定这两种世界观“绝不冲突”。格拉芬发现，极少数科学家试图调和达尔文主义和有神论，而像一位常春藤

盟校的古生物学家那样声称进化是“上帝之爱”的产物的科学家则更是寥寥无几(格拉芬, 2004, 第 78 页)。他研究中的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识到进化论和有神论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格拉芬的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以及他关于同一主题的著作都详细论证了正统新达尔文主义(其核心信条是自然主义)和有神论为何处于光谱的两端。这不仅适用于有神论, 也适用于所有重要的世界观问题, 例如生命是否存在终极目的, 以及我们是否会在来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甚至来世是否存在。用格拉芬的话来说, “在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看来, 进化论和宗教之间不存在冲突, 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 宗教本质上是无神论的”(Graffin 2004, pp. 21 - 22)。格拉芬总结说, 他的研究表明, “自然主义是一种年轻的新兴宗教”, 如今已成为几乎所有主流达尔文主义者的主流信仰(Graffin 2004, p. 38)。

大多数无神论者和世俗人文主义者都承认, 进化论通常会导致无神论, 因此, 他们站在捍卫进化论的最前沿(Sharp and Bergman 2008)。在一篇题为“格雷林剖析智能设计论的新辩护”的英国文章中, 格雷林写道, 科学已经证明, 从分子到人类的进化是事实, 因此, “科学越多, 宗教就越少。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参见皮尤研究中心关于宗教衰落的民意调查, 即使

在美国也是如此)”（Grayling 2008，第 27-29 页）。正因如此，进化论者才如此顽强地争取将教条式的达尔文主义强加于学校，并通过法律审查对这种观点的批评。

## 进化论反科学

进化论与有神论之间的鸿沟并非有神论者唯一关注的问题。一些有神论者反对如今已趋于教条化的进化论，原因另有其他。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劳克林甚至断言，进化论实际上是反科学的。他写道，他担忧“当今许多生物学知识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并指出，这些知识包含一些解释，而这些解释……

*没有任何推论，也无法验证。我称这类逻辑死胡同为反理论，因为它们与真正的理论恰恰相反：它们阻碍思考，而非激发思考。例如，查尔斯·达尔文最初构想的伟大理论——自然选择进化论，近年来更像是一种反理论，被用来掩盖令人尴尬的实验缺陷，并使那些充其量值得怀疑、最坏情况下甚至根本错误的发现合法化。你的蛋白质违背了质量作用定律？进化造就了它！你那复杂的化学反应最终变成了一只鸡？进化！人脑的运作遵循着计算机无法模拟的逻辑原则？进化是原因！……生物学有很多理论可以解释起源。只是它们没有被公开讨论*

——或者说没有被仔细审视 (Laughlin 2005, 第 168-169 页)。

换句话说，劳克林指出，进化论已经成为对一些目前尚无解释的事件的一种解释。这意味着存在一种有效的科学解释，这可能会阻碍人们进行科学研究以寻找真正的解释。

鉴于本文结论的有效性，琼斯法官的裁决意味着在公立学校教授有神论世界观是非法的，而只能教授一种世界观，即达尔文主义。托德教授指出：

*应该在课堂上明确指出，科学（包括进化论）并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因为科学不能被允许考虑上帝的存在 (Todd 1999, 第 423 页，重点为笔者所加)。*

托德教授总结道，即使“所有数据都指向一位智能设计者，这样的假设也被科学排除在外，因为它不符合自然主义” (Todd, 1999, 第 423 页)。科布教授和科因教授写道：

*科学旨在寻找世界的物质解释……而宗教则认为，敬畏、惊奇和虔诚是理解上帝创造的宇宙的关键……这里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除非所有宗教都停止对现实本质做出任何断言，否则这种冲突永远无法调和。对宗教的科学研究*

*确实充满了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例如，为什么宗教信仰与接受进化论呈负相关（Cobb 和 Coyne, 2008, 第 1049 页，重点为笔者所加）。*

他们得出结论，试图使宗教与科学和谐共处的努力既不会拉近科学与宗教（或“灵性”）的距离，也不会带来“神学思想的进步”，因为“科学对宗教思想的唯一贡献就是无神论”（Cobb and Coyne 2008, p. 1049）。1929 年，沃森教授写道，进化论“被动物学家接受，并非因为人们观察到它的存在，或者……有逻辑连贯的证据支持其正确性，而是因为唯一的替代方案——特殊创造论——显然是不可思议的”（Watson 1929, pp. 231 - 233）。时至今日，情况依然如此。例如，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写道：

*我不会考察支持和反对各种生命起源理论的证据，而是会采取一种更为理论化的方法。我的论点是，达尔文主义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原则上能够解释生命起源的理论……即使没有支持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实际证据……我们仍然有理由选择它而不是所有其他理论（道金斯，1986，第 287 页）。*

道金斯认为达尔文主义有证据支持，但他和沃森一样，也承认自己带有偏见。正因如此，劳克林教授得出结论：达尔文主义是反科学的教条。丹尼尔·丹尼特教

授则认为，达尔文主义终结了有神论，因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构想，甚至超越了牛顿和爱因斯坦。它承诺将现实中两个最截然不同的特征统一起来：一方面是无目的的物质和运动，是相互碰撞的粒子；另一方面是意义、目的和设计。在达尔文之前，这两者是完全独立的领域（引自鲁文斯基，2010，第146页）。*

达尔文主义将“所有现实中最不相干的特征”统一起来，这意味着目的和设计（两者都可以用自然选择来解释）否定了上帝的必要性。

这种观点从达尔文主义诞生之初就存在了。

内格尔写道，从达尔文革命开始之初，

*人们普遍认为，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进化论可以作为有意设计论的替代方案，用来解释生物体的功能组织……其核心观点是，这一切的发生是由于遗传物质中出现随机且无目的的突变，随后由于由此产生的可遗传的生殖适应性变异而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它通过提出一种替代方案来取代有意设计论（Nagel 2008，第188页）。*

正如上文所述，达尔文本人非常明确地表示，他的理论取代了上帝，他认为间接的方法才是通往无神论的更有效途径。至少在许多科学家看来，达尔文“谋杀”了上帝。康奈尔大学生物学教授威廉·B·普罗文对此阐述得非常清楚：

*当达尔文推导出自然选择理论来解释他之前认为是上帝之手创造的适应性进化时，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犯下文化谋杀罪。他立刻明白，如果自然选择能够解释适应性进化，并且血统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设计论及其所有相关理论都将不复存在，包括人格化的上帝的存在、自由意志、死后生命、永恒不变的道德法则以及人生的终极意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后，除了少数科学家的赞赏和认可之外，还引发了一种可以理解的恐惧和厌恶，这种恐惧和厌恶从未在西方文化中消失（Provine 1994, p. 30）。*

达尔文主义者如此笃定进化论已经摧毁了有神论，以至于一些科学家预测，随着进化论知识的传播，有神论宗教最终将会消亡。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安东尼·华莱士在1966年写道，在科学（他指的是进化论）的冲击下，宗教的影响力日益受到限制，他预测……

宗教的演化未来是消亡。对超自然生物和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以及对那些不遵循自然规律就能影响自然的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终将消亡，最终只剩下一段有趣的历史记忆。诚然，这一事件不太可能在下一代发生；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百年……但作为一种文化特征，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注定会在全球范围内消亡，这是由于科学知识的日益完善和广泛传播……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的（Wallace 1966，第 264-265 页）。

为什么许多“科学家公开否认现代科学的结论，并宣扬宗教与科学的兼容性？”普罗文回答如下：

一厢情愿的想法、宗教信仰和学术不端都是重要因素。然而，在美国，或许最重要的动机是对联邦政府科研经费的担忧。几乎所有国会议员都声称自己是虔诚的信徒。国会还会继续资助那些与宗教信仰相悖的科学研究吗？科学家们为了政治考量而牺牲了学术诚信（Provine 1988，第 10 页）。

## 结论

显然，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生命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达尔文主义和有神论之间存在着一个清晰且不可调和

的矛盾，并且他们也对此表达了最强烈的立场。正如伦敦大学学院的尼克·莱恩所写的那样。

*进化论没有预见性，也不会为未来做计划。没有发明家，也没有智能设计……设计无处不在，它是盲目却巧妙的过程的产物。进化论者经常非正式地谈论发明，而没有比“发明”更能表达大自然惊人的创造力的词语了（Lane 2009，第5页）。*

琼斯法官声称有神论和达尔文主义之间不存在矛盾，这种说法不仅天真，而且正如上文所述，极其缺乏依据。许多当今最杰出的生物学家的结论都驳斥了现代新达尔文主义与正统基督教之间不存在冲突的普遍说法。此外，格拉芬对一些顶尖生物学家进行的调查发现，他们强烈反对进化论与包含人格化上帝的基督教有神论相容的说法。而且，他们能够阐明支持其结论的合理理由。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